



胆小鬼系列

新锐悬疑小说家宛如继《戏袍怨》、《红嫁衣》后，又一力作
可媲美《画皮》的悬疑爱情生死恋小说



宛如
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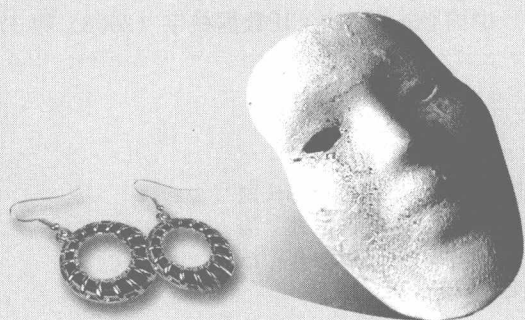
爱恨纠缠如何了断？
爱到激处会有什么惊心恐怖的后果？

卸妆



一场冥婚，竟招回一年前已葬身火海的新娘
皮焦肉烂的躯体，裹着华丽的皮囊
从此，深宅大院，诡影幢幢，夜不能寐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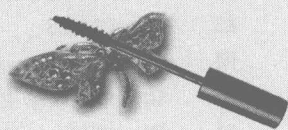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卸妆

XIE ZHUANG

宛如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卸妆 / 宛如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2
ISBN 978-7-219-06409-2

I. 卸… II. 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5933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美术编辑 王 霞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409-2/I·1120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卸妆

XIE
ZHUANG

目录

001

引子

002

第一章 老宅初识

没想到老人的肩膀竟猛烈地震颤了一下，老人回过头，露出一张布满惊恐之色的脸。

老人的反应让唐宁措手不及，她不知老人竟如此胆小。“老婆婆，你好。”唐宁微笑着，语气轻柔。

“你是谁？”老人警惕地望着唐宁，那双瘦骨嶙峋的手，将手中的笤帚捏得更紧，仿佛正握着一把防卫的武器。

010

第二章 旗袍女子

女子径直走向一个院子，头顶是灰蒙蒙的天，脚下是湿漉漉的青石地面，走到院中，女子突然回过身，朝站在院子外面的吴阿婆招手：“吴姨，你过来。”

吴阿婆便跟了进去。女子面若敷粉，臂若莲藕，长得极俏，她冲吴阿婆一笑，然后走到一口水井边，指着井底说：“吴姨你看，水里面有个人。”

017

第三章 面具男人

唐宁用手拂了一下门上的灰尘，两个用小刀刻画成的小字出现在眼前：芝芝。

芝芝？唐宁立刻想起了吴阿婆昨晚哆嗦着说“芝芝来了，不，是彩娥，彩娥来了”。

原来芝芝也是单家的人，那么不用说了，这一定是芝芝曾经住过的地方。可是芝芝现在去哪了？这座房子又怎

么会失火呢？

唐宁正在思索，肩膀突然一沉，她回过头来，差一点惊喊出声，因为身后居然站着一个戴面具的男人。

025

第四章 奇异的婚礼

单云飞走上前，揭去新娘的头纱，他的动作缓慢而郑重，就像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。

当新娘子的面容完完全全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时，除了陈秘书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。唐宁发呆是因为新娘子的美丽，而其他人发呆，则是因为恐惧。

037

第五章 桃花轩

这么晚了，是谁在外面？吴阿婆在心里挣扎了一下，是跟出去还是装作不知道？她想了想，还是走了出去。

亮光就像黑夜里的一尾鱼，无声地向前游去，它游出垂花门，游向辟廊，去了一个庭院。

“桃花轩！”跟在后面的吴阿婆大惊，一股凉意从脚底直冲脑门。

052

第六章 阿婆遇害

小山村空气清新，风景秀丽，山上一片郁郁葱葱，田野里的麦浪随风起舞。但单老太太他们没有一点闲情逸致欣赏这美丽的景色，一路上，他们始终脸色沉重，不曾交谈半句。当小车停在了一间青砖老屋前后，他们走下了车。

很多村民聚集在老屋门口，指指点点，神情紧张。村里的新闻本来就少，如今突然死了一个人，而且还是被人谋害的，村民们莫不如临大敌。

065

第七章 他爱过她吗

往事从脑海里飞快掠过，她努力想找出一段他是爱她

的宝贵光阴，可是却很难找到，反而眼睛一湿，想起一些不痛快的事，心痛泛上来。

她不再回忆，重新躺下来，与他背靠着背，继续着这种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。

076

第八章 韩师傅的死

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韩师傅出事的现场，已经被警方拉开了警戒线。市刑侦三队的刑警们披着雨衣，围着那辆烧得面目全非的汽车采证拍照忙个不停。许多居民站在警戒线外，紧张地观看，其中一个男人看到警察抬出司机尸体的情景时，顿时胃里受不了，跑到旁边呕吐。

092

第九章 她的身世

她还是答应了郭美惠，去老宅里走一趟。但她并非是为了郭美惠，而是为了自己。虽然，她去小镇调查以后，发现芝芝和彩娥并无关系，但她还是不喜欢芝芝，不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妇。因为，只要看到她，她就会想起彩娥，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妖艳到骨子里的女子。

凡是有着这种长相的女子，不是狐狸精就是红颜祸水。

100

第十章 奇怪的梦

外面下起了滂沱大雨，单老太太抬起眼，看到门外不知何时竟站了一个穿透明雨衣的女人，女人披着湿漉漉的长发，就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望着那张眉毛淡淡，脸色、嘴唇都很苍白的脸，单老太太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，她猛地站了起来：“云芳，是你！”

112

第十一章 命案又起

桌上四十瓦的台灯将那些照片照得雪亮。查军低头细看，每一张照片都触目惊心，那被肢解的尸身都已高度腐

烂，仅从照片上看，根本无法分清死者的年龄和长相，唯一能够确定的，就是这是一具女尸。

129

第十三章 她回来了吗

“我看没有别的蹊跷，就是这个屋子闹鬼了。”单老太太咬着牙说，“当初吴姐离开我们单家的时候，就说在桃花轩里看到了彩娥，而昨天晚上，云飞又说看到了芝芝，死人能活过来吗？当然不能，既然不是活人，那就是鬼魂在作怪。看来我要去丁家村一趟，让何仙姑替我们单家驱驱鬼。”

140

第十三章 失踪的女人

单老太太轻蔑地一笑：“她能去哪儿，肯定是跟那个三流的画家走了。她没与我儿子离婚前，就跟那个画家私奔过，离了婚，就更是没了约束。这个女人，为了自己放纵的生活，可以抛家弃女，可以不顾念亲情，所以她不与家里联系，并不奇怪。”

157

第十四章 深夜的高跟鞋声

她跟了上去，摸着楼梯的扶手，缓慢下楼。下着下着，手上摸到了一团冰凉，她抓起那团冰凉，借着过道的灯，看清了那是一件衣服，是一件月白色的旗袍，立领、斜襟、短袖，在胸前的斜襟处，还绣着一朵翠绿色的兰花。一股凉意从手心直冲大脑，因为这件旗袍的款式她太熟悉了，二十多年前，一个叫彩娥的女子就是穿着这件旗袍投井自杀的。

173

第十五章 异国惊魂

两个劫匪发出了邪恶的笑声。单云飞痛苦极了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命丧异国。只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两个劫匪为何要杀害自己，又不是为了钱，难道仅仅是

为了玩一场变态的杀人游戏？

195

第十六章 谁是中国女孩

难道真的有一个美丽善良的中国女孩在他身边照顾他、关心他？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不过是一个毁了容的男人，有什么值得人家对他产生兴趣？他不停地猜测着、想像着这个中国女孩的样子。

204

第十七章 阴谋诡计

闪电又刷的一下照进来，将房间照得雪亮。

闪电闪过的那一瞬间，他差一点魂飞魄散，因为就在他的床前，站着一个穿月白色旗袍的女子。闪电掠在她苍白的脸上，有一种十分恐怖的效果。

215

第十八章 最后一个秘密

“雪儿，是爸爸。”余光耀压低声音说，“爸爸现在出了一点事，警察要抓我。雪儿，你赶快给爸爸送一些钱过来，好让爸爸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。”

224

第十九章 情归何处

“云飞，让我跟查警官走。”她安慰单云飞说，“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她看向查军，知道他在强装平静，其实此时他的内心和她一样，一定充满了隐忍的伤痛。他们在一起的片段在脑海中掠过，她带着溢出来的泪花，笑笑说：“查警官，我们走吧。”

引子

夜，单家老宅。

冲天的火光照亮了黑夜的上空，黑色的浓烟像飘带一样向四周蔓延，在被火海包围的房子里，一个年轻的女子抱着羸弱的双臂，发出惊恐而绝望的喊叫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
她已无处逃遁，无数条火舌就像疯狂的毒蛇，无情地向她身上舔去。随着女子一声声凄厉的尖叫，她成了一个可怖的火人，空气中渐渐弥漫开皮肉烧焦的味道……很多人急匆匆地向这边跑了过来，他们个个脸上惊慌，但又无动于衷，全站在那里，傻傻地观看。

“芝芝在里面，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快进去救人啊。”这时，人群中冲出一个穿着宝蓝色睡衣的男人，他像一支凌厉的箭，笔直地朝火海里跑去。

一个年长的女人将他的手臂紧紧地拉住：“云飞，你不能进去，里面危险。”

“妈，我不能扔下芝芝不管，我要进去救她。”男人用力地扳开母亲的手指，然后，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。

身后传来母亲绝望的哭声，可是，他已经听不见了。

第一章 老宅初识

一年后。

天空灰蒙蒙的，看不到一点云彩，偶尔有几只白色的鸽子飞过天际，给沉闷的天空增添了一点亮丽的色彩，但鸽子转瞬即逝，消失在某个民房之中，仿佛连这些小精灵也难以承受空气的湿重，在空中飞了一圈后，就回巢了。

这是位于明珠市的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道，街道毗邻着碧波荡漾的护城河，正是春天，护城河边的杨柳树刚刚抽出新芽，只要微风拂过，倒垂的柳枝就像一条条绿色的丝绦，迎风飘拂。在护城河的对面，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民居建筑，最高的也不过三四层，前后挤挤挨挨，充满了市井人家的气息。偶尔会看见一两个居民推开窗户，站在楼上看风景。这幅画面很有小城人家、岁月安好的诗情画意。

在街道的尽头，出现了一个穿着绿色风衣的女子，她拎着一个红色的皮箱，踩着坚实的步子，一步一步，走向街角。

街角是一座百年的老宅子，有着厚重的外墙和古朴的朱漆木门，女子对着门上铜制的扣环静静地看了几秒后，走上青石台阶，举手敲门。

笃笃笃！手指叩击门板的声音，有节奏地回荡在空气里。

等了片刻，门从里面打开了，但开门的人显得十分谨慎，只打开

了一半，就停住了。透过那半敞的木门，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女人出现在眼前，她剪着齐耳的短发，相貌普通，脸上的表情和她身上的黑西装一样严谨而端正。

“你是？”她打量着穿绿风衣的女子，从头看到脚。

“你好，我叫唐宁，是来应聘做家庭教师的。”绿衣女子赶紧介绍自己。

“原来是唐小姐，跟我进来吧。”黑衣女人绷紧的脸色这才一松，然后，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。

这是一座府第式的老宅子，虽然细节没有了，但框架仍在，月洞门、垂花门、抄手游廊，以及大小的庭院，可以想像得到这里当年繁华盛世的样子。唐宁边走边看，心里充满了恍惚感，仿佛时光倒流，行走在一百年前的那个时代里。走到一间厢房前，黑衣女人独自进去，然后，对着用玻璃珠子串成的门帘子，毕恭毕敬地朝着卧室里，说：“单先生，来应聘做家庭教师的唐小姐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她现在在哪？”

“就在门外，单先生，你要不要见见她？”

“不用了，还是由你来安排她吧，陈秘书，你告诉这位唐小姐，只要她在这里干得好，能教好玲玲，我是不会亏待她的。”

“知道了，单先生。”女人点点头，从厢房里退了出来，“唐小姐，请跟我走吧，你的房间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，我带你过去。”

唐宁失望地朝着门帘子的方向望了一眼，里面的男人一定是这座老宅子的主人。他有多大年龄了，是俊还是丑，待人是和善还是冷峻得不可触摸？在来单家之前，唐宁对这位单家的主人有过很多想像，本来近在咫尺了，可没想到，他却给自己吃了个闭门羹——有钱的人，就是爱摆架子。

唐宁只好悻悻地拎着皮箱，跟着黑衣女人来到了另外一个庭院的一间厢房。

“唐小姐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是新买的，生活用品也都给你准备齐全了。你再看看，若觉得还缺了什么，我再去

买。”此时，女人与唐宁说话已经换了另一种语气，友好中保持着隐隐的高贵，就像德高望重的老员工对待新来的小同事。

唐宁对着房间简单环顾了一下，房间里的摆设既简约又现代化，床、衣柜、电视等一应俱全。这和古朴的宅子外观形成鲜明的视觉对比。“不缺什么，你们准备得很周到，谢谢。”

“我姓陈，你可以称呼我陈秘书。既然你没有意见，那我就要向你说一下单家的规矩。”陈秘书提高了声调。

“单家的规矩？”唐宁一愣，这个她倒没想到。

“是的，单家的规矩，既然你已经来到单家工作，就得遵守单家的规矩。第一，不能带外人来单家。第二，晚上不可以在外面逗留到十点以后。第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，除了你住的地方，不能随便进入单家其他的院子，这一条你一定要记住。”

唐宁对这些所谓的规矩很不屑一顾，可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于是勉强地点点头。

“唐小姐果然是个聪明乖巧的女孩子。”陈秘书满意地看了唐宁一眼，继续说，“知道了单家的规矩，现在你该了解一下你的工作内容。你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每天下午五点以后，辅导单先生的独生女儿单玲玲的家庭功课。这份工作看似轻松，但并不好做，因为玲玲娇生惯养惯了，脾气很坏，让她听从你的教导，并不容易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心理准备。”

“陈秘书，我会努力做好的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唐小姐，你先忙吧，等一会儿司机把玲玲从学校里接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过来喊你。”

二

陈秘书走了以后，唐宁将自己的红色皮箱打开，将一大堆衣服、零碎的日用品、杂志等一股脑儿倒在床上，然后再一一摆到房间里合

适的位置。整理完这一切，她歪着脑袋打量着这间弥漫着女孩子气息的小房间，心里从进门起的那点忐忑，在这一刻随着她重重地叹了口气而化为了乌有。

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唐宁将身体扔到宽大的席梦思床上，心里升腾起孩子般的喜悦。几天前，她在当地的晚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：“招聘家庭女教师，要求大学学历，年龄二十五岁以下，性格好，作风正派。一旦录用，管食宿，待遇从优。如有意请发个人简历和彩照至电子信箱 syf@tom.com……”

下面写着联系电话。

已失业多日的唐宁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，连忙去网吧的电脑上给对方发了 e-mail。e-mail 发出的第二天，对方给了回音，让唐宁意想不到的，对方在电话里开的薪金竟高出她想像中的好几倍。于是，没有询问太多，唐宁便欣然答应了对方，然后退了租住的房子，将东西收拾好，迫不及待地来这里上班了。

天色渐暗，唐宁在房间里一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杂志，一边抬头看着窗外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她按照雇主提供的地址寻到这里的时候，竟会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宅子，这和她想像中的高级公寓或者私人别墅大相径庭。如今，这座老宅子就像被岁月遗留下来的古董，有些寂寞，有些老旧，更有些冷清。

庭院幽静，几间厢房都房门紧闭，仿佛无人居住。在院子的角落，一棵榆钱树伸展着枝叶青翠的树冠，少许树枝不安分地延伸至墙外。唐宁凝视片刻，看到一个穿着黑衣黑裤的老太婆从垂花门那边走了进来，她拿着一把长长的笤帚，步履蹒跚，背微驼，满头被岁月染成的银发。老人走到院落中央，挥动手中的笤帚，慢吞吞地打扫起院中的落叶。

其实庭院已经很干净了，地上少许的落叶不仅不显得脏乱，反而更衬托出院中的洁净。唐宁忍不住走出门外，她想这个老人一定也是单家的人，为示礼貌，她决定主动与老人打招呼。

老人始终背对着她，唐宁初来乍到，不知如何称呼这个老人，只能将手轻轻地放在老人的肩上。

没想到老人的肩膀竟猛烈地震颤了一下，老人回过头，露出一张布满惊恐之色的脸。

老人的反应让唐宁措手不及，她不知老人竟如此胆小。“老婆婆，你好。”唐宁微笑着，语气轻柔。

“你是谁？”老人警惕地望着唐宁，那双瘦骨嶙峋的手，将手中的笄帚捏得更紧，仿佛正握着一把防卫的武器。

老人的戒备之心让唐宁暗觉好笑，难道她就那么像坏人吗？“老婆婆，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，我姓唐。”

“家庭教师？”老人脸上刚刚散去的惊恐之色又浮了上来，她慌乱地看了唐宁一眼，又低头扫地，一边挥动笄帚，一边念叨着，“作孽呀，又来了一个。”

“什么又来了一个？”唐宁听出老人的话中有话，疑惑顿起。

老人并不作答，只是挥动笄帚的动作变得急切起来，唐宁注意到老人的手臂在微微发抖。

为什么老人知道她是新来的家庭教师后会产生如此害怕的反应？唐宁本想再追问下去，陈秘书正好匆匆走了进来：“唐小姐，玲玲回来了，你快跟我去前厅吧。”

三

在摆放着古代花几的客厅里，唐宁见到了她的学生——单玲玲，一个刚满九岁的小女孩，她梳着一条活泼的马尾辫，皮肤白皙，身上穿着白色的绒线衫和红色的羊毛呢短裙，脚下是带蕾丝的白棉袜和红色的小皮靴。此刻，她坐在木制的沙发上，那张天真的小脸蛋上堆满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高傲之色。

“玲玲，这就是你新来的老师唐老师，快过来叫唐老师。”陈秘书立在唐宁和单玲玲之间，摆着讨好的笑脸。

“你好，玲玲。”唐宁率先笑容可掬地问候起她的学生。

单玲玲并不买她们二人的账，她稚气的眼光移到唐宁的脸上后，小脸一偏，说：“哼，我才不喊她呢，陈姨，你叫她走，我不需要家庭教师。”

陈秘书冲唐宁尴尬一笑，唐宁亦还以尴尬的一笑，果然是千金大小姐，脾气不同寻常。

“玲玲，给你请家庭教师是你爸爸的意思，所以，你一定要听话，而且这位唐老师是大学生，很有学问，让她教你，你一定能学到很多知识。你不是希望学习成绩好起来吗？有唐老师辅导你，你的学习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快。”陈秘书一字一句，苦口婆心地劝说。

“我不听我不听。”单玲玲捂住耳朵，连连摇头，然后，站起来冲唐宁大声嚷着，“你滚，不许你到我家来做家庭教师，家庭教师都是坏女人。”

唐宁脸色苍白地立在那里，单玲玲的态度如利器割伤了她本来就脆弱的自尊心，如果前一刻，她还能勉强维持内心的坚强，那么现在，她已经挺不住了，委屈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

而同时，单玲玲仿佛也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跑了出去。

“唐小姐，她只是个小孩子，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，唉，都是家里惯坏的，我现在去劝劝她。”陈秘书三言两语地安抚完唐宁后，快步追上了那个小小的身影。

唐宁坐在无人的客厅里，暗自垂泪，她曾几何时受过这种委屈？自小，她也是父母手中的宝，虽然没有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也是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。可是现在，一个九岁的小毛孩居然让她滚，罢了罢，她不相信离开这里没有她的活路了。唐宁愤然起身。可是，当她的脚步正要迈出的时候，又犹疑了，自己干吗和一个小孩子斗气？单玲玲不过是一个被大人和金钱惯坏的孩子。既然她是来这个家里做教师的，她的职责就是教好这个学生，面对学生的骄横和无礼，她应该做的是去面对、去纠正，而不是逃之夭夭。

这么一想，唐宁的情绪很快平复了，眼泪也止住了。

过去了大约二十分钟，陈秘书牵着单玲玲走了进来，小姑娘已不

如刚才那么气焰嚣张了，但面对唐宁，语气仍然恶狠狠的：“你要教就教吧，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你若是教得不好，我就会告诉我爸爸，让他赶你走。”

唐宁苦苦地一笑，她已经领教到这个学生的厉害了，知道自己以后的工作是如何难做，但是她绝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，她决心教好这个学生，一定！

四

单玲玲将手中的书本重重地摔到地上：“哼，我偏不做家庭作业，如果你一定要我做，那你帮我做好了。”

唐宁很想发火，可是她知道自己不能，这是她第一次上课，要给小姑娘留下好印象，否则以后更难接近她了。

唐宁将地上的书本捡起来，脸上的笑容似有千斤重：“玲玲，这样可不好，听话，把作业本拿着，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老师一定会好好地辅导你。”

“我才不要你辅导，你别对我笑得那么好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来我家做家庭教师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”单玲玲转身跑到书柜前，拉开小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大沓花花绿绿的钞票，伸至唐宁的面前，“我给你钱，你走，不要再待在我家。”

唐宁觉得血液直往脸上冲，不错，她来这里做家庭教师是为了钱，为了生存的需要，可是她绝不是见了钱就可以不负责任离开的那种人。而且现在，她来到这里做家庭教师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挣钱，她还要把这个趾高气扬、不懂礼貌的学生身上的坏脾性统统改正过来。这是她骨子里执拗的性格，认准的事决不退缩。

“单玲玲，你以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，就可以拿着你的钱污辱老师吗？”唐宁不再微笑，她一手叉腰，一手朝单玲玲挥动着手指说，“我告诉你，第一，这钱不是你挣的，所以你没有资格用它来打发老师

走。第二，就算你希望我离开，你爸爸还会给你请第二位、第三位家庭教师，你是小孩，根本无法违抗你父亲的意志。第三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做家庭功课，对我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相反，明天你去学校，你将会受到老师严厉的教训，说不定还给你几记‘大栗子’，疼得让你流眼泪，孰轻孰重，你自己衡量吧。”

单玲玲毕竟是个九岁的小孩，听了唐宁劈头盖脸的一番话，顿时变得心虚起来，收回举着钞票的手，放在身后，但嘴上仍不依不饶：“就算是这样，你也别希望我能接受你，家庭功课我自己会做，不需要你辅导，你出去吧，我不喜欢看着你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不能出去。”唐宁丝毫不让步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既然你爸爸请我来，我就要对得起他付出的这份工资，你可以不需要我辅导你，但是我必须待在这里陪着你，一直等到你做完功课，我的工作才算结束了。”

陈秘书一直站在窗外，看着书房里的这一幕，看到唐宁的表现，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满意的笑容，然后离开了。

“单先生，你放心，这位唐小姐很不错，刚才我观察了她一会儿，她教玲玲很有办法，玲玲已经拿她无可奈何了。我相信玲玲会在她的教导下，成为一个听话懂事的女孩。”陈秘书又站在那间挂着珠帘的厢房前，对着里面恭恭敬敬地说。

“玲玲是我最大的心病，我不希望她长大以后像她的妈妈那样任性霸道，那样最终会害了她。如果这位唐小姐能够教好玲玲，那是我单家的幸运。”

“单先生，我相信这位唐小姐不会辜负你的希望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陈秘书，后天的婚礼你准备一下。”

陈秘书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单先生，你坚持要这样做吗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，并非一时的冲动，你只管办好要做的事情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会替单先生办好一切的。”